

史道硕：开创中国花鸟画独立发展先河

——中国历代画家简谱系列之十八

□吴墨

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。在花鸟画的发展历程中，史道硕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画家。

在史道硕之前，花鸟画多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，没有形成独立的画科。史道硕将花鸟画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，使其成为独立的绘画题材，为花鸟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
史道硕，生卒年不详，约活动于魏晋时期。关于他的生平记载较少，但从有限的史料中可以看出，他在当时已享有较高的声誉。

魏晋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，人物画、山水画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下，史道硕致力于花鸟画的创

作，为花鸟画的独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史道硕的花鸟画注重对物象的观察和描绘，造型准确生动。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花鸟的形态、结构和特征，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其表现得栩栩如生。他画的禽鸟，羽毛丰满，姿态各异，生动地展现了禽鸟的灵动之美。

史道硕在笔墨技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诣。他运用细腻的线条勾勒花鸟的轮廓，线条流畅自然，富有变化。在设色方面，他善于运用淡雅的色彩，营造出清新自然的氛围。同时，他还注重墨色的运用，通过墨的浓淡干湿来表现花鸟的质感和立体感。

史道硕的花鸟画不仅注重物象的描绘，更注重视境的营造。他通

过对花鸟的描绘，表达出自己对自然、生命的感悟和思考。他的作品意境深远，富有诗意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启迪。

史道硕的花鸟画艺术成就对后世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的造型准确生动、笔墨技法精湛、意境深远等特点，成为后世花鸟画画家学习和借鉴的典范。许多后世画家在继承史道硕花鸟画传统的基础上，不断创新和发展，使花鸟画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独具特色的画科。

除了花鸟画，史道硕的人物画题材也很丰富，涵盖贵族生活、宗教故事与民间风俗等。在贵族人物描绘上，他能够精准捕捉人物神态气质，展现贵族阶层的优雅与闲适，线条细腻流畅，

色彩典雅。于宗教题材创作中，他融入世俗化表达，使宗教人物更具亲和力，拉近与观者距离，增强宗教绘画的感染力。其风俗画则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百态，从市井街巷到乡村劳作场景，为后世了解东晋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图像资料。

史道硕还被视作早期山水画发展的关键人物。彼时山水画尚处萌芽阶段，他大胆探索，将山水从人物画背景中独立，注重描绘山川自然形态与神韵，以简洁笔墨勾勒山川轮廓，用色彩渲染营造意境，为后世山水画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东晋时期，江南地区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，独特的山水风光与人文风情为史道硕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。江南水乡的温婉秀丽、细腻灵动融入其绘画风格，使其作品具有清新雅致、灵动飘逸的特点，区别于北方绘画的雄浑大气。

在线条运用上，史道硕吸收前代画家经验并创新。他的线条富有变化，粗细、疏密、刚柔兼具，根据不同表现对象灵活调整。画人物衣纹时，用流畅长线条展现服饰飘逸质感；描绘山石树木，则以刚劲短线条体现其坚实纹理，增强画面表现力与立体感。

此外，史道硕提出“以形写神”绘画理念，强调绘画不仅要形似，更要通过外在形象刻画传达人物内在精神气质。这一理论为后世绘画创作与审美评价提供重要标准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核心追求之一。同时，他在绘画布局、笔墨运用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，为绘画技法理论体系完善添砖加瓦。

谈艺录

画家史道硕 吴墨 制作



普通人的非效率生存

——读《格外的活法》有感

□夏学军

吉井忍，日籍华语女作家，我是从《东京八平米》开始关注她的，最近读完了她的最新力作《格外的活法》。

最初吸引我的是书名，“格外”，意味着不同寻常的生活，而书中的十二位主人公的确是不走“寻常路”。但是书里并没有所谓的成功学鸡汤，也没有人生金句，只有十二个普通人用二十年光阴写就的生存哲学。

读吉井忍的文字，令人心中心中燃烧着想要认真生活的决心。

他们有的凌晨四点回收垃圾，晚上在剧场讲段子；有的离开东京最大书店，在南方小岛开起日本最小旧书店；还有人耗时19年，亲手浇筑混凝土盖起一栋楼。这些故事让我想起罗曼·罗兰那句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

书中主人公的活法，或许颠覆了我们对“成功”的定义。比如建筑师福岛淳史，他拒绝流水线式盖房，坚持用传统工艺建造一栋三层小楼。有人质疑：“现在谁还等得起19年？”他反问：“如果一辈子只做一件对的事，是不是更划算？”这种“慢工出细活”的态度，在效率至上的时代堪称异类。但福岛说：“建造时的乐趣，就是最好的回报。”就像他工作室里那老式

座钟，滴答声里藏着对时间的敬畏。

东京的垃圾回收员铃木先生，则用另一种方式对抗异化。每天凌晨四点，他穿梭在公寓楼间分类垃圾，坚信“垃圾扔掉就变成垃圾”。他会在回收站给废品拍照，记录下塑料瓶上的樱花图案、易拉罐上的童年涂鸦。他说：“这些物品曾是某个人的日常，不该被轻易抹去。”这是一种对“无用之物”的珍视之情，他将这些感悟写下来，以每年一本或以上的节奏出版书籍。同时，他没有放弃艺人的工作，同搭档一起夺得漫才比赛的第二名。

书中还有一位“反卷艺术家”宇田智子。当同事都在为升职加班时，她选择每周花三天去咖啡馆写诗，周末在社区教老人用手机。有人笑她“不思进取”，她却回应：“人生不是赛跑，是散步。我走得慢，但每一步都算数。”这种“不赶趟”的智慧，像极了她年迈的父母，退休后他俩开启“慢游”旅行，错开人群，不执着于景点打卡，纯粹享受在路上的时光。

《格外的活法》最打动我的，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关键词：“尊严”和“连接”。开旧书店的山本先生，每月亏损却坚持不卖畅销书，只卖那些“能让人静下心来翻页的书”。他说：“书店不是超市，不能

只看利润。”而那位监狱里的“意义治疗师”更直言：“犯罪者最缺的不是说教，而是被当人看的尊重。”这些普通人用行动证明：真正的活法，不是和别人比快慢，而是守住内心的底线，与他人、与世界建立真实的联系。

作者写道：“她/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我也暂时不那么急着寻找答案。”而我也始终相信，不管生活多么逼仄，人总是可以做点什么，由此感受乐趣和爱。

在“卷”的当下，焦虑蔓延的时代，吉井忍这本《格外的活法》有了更多与世界对话的含义，它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10组对抗和突破恐惧的参照：如果有朝一日我被抛出了“格子”，是否人生就不值一过？其实再差的人生也从没有真正无路可走的，那句写在书封皮上的“路变窄了，但还可以走”，我甚是喜欢。

它像一盏微光，提醒我们：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心安的节奏。就像书中所说：“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不符合主流媒体所宣传的都没关系，你本身就有同等价值的风格。”

很幸运遇到这本书，阅读的过程，是在追寻另一种人生、另一种活法，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细思，哪一把椅子才是属于自己的。
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蟾心不足吞月亮

——河湟方言俗语中的典故

□刘玮

河湟方言俗语是河湟方言的精华所在，文字凝练、底蕴深厚、意味深长，以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承载着河湟谷地的历史文化、地域风情、民风民俗以及人民群众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与反思，是一代代河湟人祖辈相传的口头文学和智慧结晶。

每逢中秋节，河湟谷地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一种色彩鲜艳、营养丰富、香味四溢的传统大月饼。那些心灵手巧的妇女们，在月饼上点缀各种面花的同时，往往会捏一条面塑小蛇盘卧在上面。这小小的面蛇背后，竟是古老的救月、护月仪式的遗存。

古代先民们无法正确认识日食、月食现象产生的原因，认为月亮的盈缺是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导致的，因此内心恐惧不安，于是通过敲打锅碗瓢盆等方式，试图吓走天狗、蟾蜍等食日、食月的异兽。与此同时，月球表面那些因高低起伏的地形在太阳照射下形成的阴影，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幻想，将其想象成蟾蜍、玉兔等形象。因此，我国自古就有蛤蟆吞月或蟾蜍食月的传说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写道：“日为德而君于天下，辱于三足之乌。月为刑而相佐，见食于虾蟆。蟬辱于鵲，鵲蛇之神而殆于即且……”认为月食是因为虾蟆的啃咬造成的。这就是俗语“蟾心不足吞月亮”的来历。

古人为何偏偏认为是蟾蜍食月呢？因为在上古神话里，蟾蜍是月亮里的“常住民”。《楚辞·天问》中写道：“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？厥利维何，而顾菟在腹？”东汉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将“顾菟”注释为兔子，而闻一多在《天问释天》中认为“顾菟”就是蟾蜍。东汉张衡在他的天文学著作《灵宪》中，不仅第一次比较科学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，还记载了嫦娥“窃王母不死药服之以奔月”，当嫦娥登上月亮后“遂托身于月，是为蟾蜍”。也就是说，嫦娥奔月成功后，并不是成为人们印象中冷艳绝美的仙女，而是变成了一只蟾蜍。

古代先民将日食、月食现象视为灾异，早在周代便有了救日、救月的仪俗。《周礼》中许多篇章均提到了“救日”和“救月”。东汉郑玄在其对《周礼》的注疏中更是指出：“救日以枉矢，救月以恒矢。”五代王仁裕的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了当时的长安城中，每到发生月食时，“士女取鉴向月击之，满郭如是，盖云救月蚀也。”这里的“鉴”就是镜子。发生月食时，长安的士女们都拿起手中的镜子，对着月亮敲击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惊走食月的蟾蜍，救护月亮。“救月”这一古老习俗，在河湟谷地具体体现为传统大月饼上那一条小小的面蛇。因为在自然界中，蛇是蛙类的天敌。为了吓退食月的蟾蜍，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蛇，希望用月饼上那条面塑的小蛇来“救月”，以保护月亮不受侵害。

弄清楚了“蟾心不足吞月亮”的源头，再来爬梳一下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背后的典故。“蛇吞象”也是渊源有自。象是舜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曾与他们的

父亲瞽叟一起屡次陷害和谋杀舜。但舜不但不计前嫌，反而在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对象封赏有加。《汉书·昌邑王传》记载：“舜封象有庠，死不置后”，意思是舜把象分封在有庠一带（今湖南道县北）。后来象的氏族被以蛇为图腾的三苗氏所消灭，这就是“蛇吞象”的传说由来。在我国一些地方的民间传说中，“蛇吞象”又衍变成了“蛇吞相”。这里的“相”指的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名相孙叔敖。

也有人认为“蛇吞象”的典故源自“巴蛇吞象”的传说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记载：“巴蛇食象，三岁而出其骨……”意思是巴地的大蛇吞吃了大象，过了三年才把骨头吐出来。这个传说乍一听感觉有点玄乎，但仔细分析一下也并非没有可能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蟒蛇——亚马逊绿水蟒（亚马逊森蚺），身长可达10米，体重可达270公斤，身体最宽处可达1米，据说能吞食300公斤左右的活食。而刚出生的象宝宝体重一般在90公斤到100公斤，一两岁的幼象也只有300公斤左右。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森林茂密，气候湿润，完全可能有长达10米的巨蟒生存。古代巴蜀地区同样也有大象生存，这在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《华阳国志》等典籍中均有明载。由此看来，先秦时期完全有可能发生“巴蛇吞象”的事，而非耸人听闻。

时至今日，人们还是常常会说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，但“蟾心不足吞月亮”这句俗语已经鲜有人用了。当然，明晓其背后典故的人恐怕更是少之又少。

方言俗语探微

书画广场



锦上添花 马仲浦 作